

高峰体验



汪若／著

一整天，我都被这个电话搅得有点心神不宁。除去她所说的这一切，这个电话中，还有些什么东西让我感到熟悉。是什么呢？我有点近乎绝望地苦思冥想。不行，脑子像短路了一样，想不起来。这种感觉，就像在哪儿遇见了一个熟人，他的名字就在嘴边跳动，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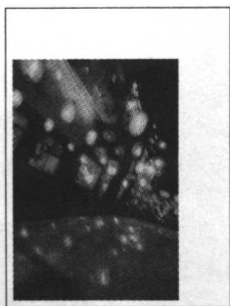
“高峰体验”那个女孩子说：“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那是一种简直奇妙的感觉，无论是不是做爱，觉得就像要融化在酒杯里似的。”

“后来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吗？”

“是啊，每次都是这样，我老是感觉向上，向上，再向上，就像要死去一样，到达了高峰……”她不出声半晌，可能在回忆这种奇妙的感觉：“然后，我就感到绝望，因为它将一去不复返。我知道的，无论是恋爱还是做别的什么，从无例外。”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真正的泪水和悲哀。

蓝／天／出／版／社



序

林少华

两年年初春一个刮风的午后，学院办公室打来电话，告诉我一家报社的记者想采访我，并说人就在学院门前等着。就是说客人忽一下子已经在家门口了，不容我有其他选择，只能出门做热烈欢迎状。于是我见到了这位年轻的女记者，也就是本书的作者。

到底是记者，风尘仆仆又兴致勃勃，没有过多的客套，很快切入正题——采访中她告诉我她在村上春树和我这个蹩脚的译者之间发现了某种不谋而合的类似“场”的东西，而且老早就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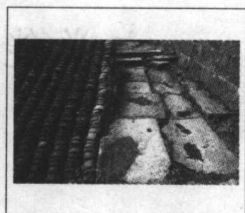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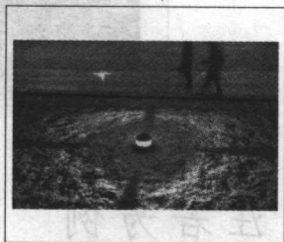
了。村上远在日本或日本以外什么地方见不到，而京城至青岛火车夕发朝至，飞机几乎刚起飞就下降，速我甚是便利。顺便告之，她本人的写作里恐怕也有类似的物质存在。

彼国村上有没有所谓“场”我无从得知，而我这半大老头儿兼寒酸教书匠居然被言之凿凿地正式认定同一位谈吐不俗的年轻女子之间存在足以遥相感应的“场”，诚惶诚恐之余，难免生出几分惊喜。于是我请她把发表和没发表的作品寄来让我也好好认定一下。回京不久她果真寄来几篇。另几篇则是在我旅日期间用E-mail传送的，似乎写一篇传一篇。我猜想自己不是第一个读者也是第一批读者之一了。也算给我大体远离母语作品因而时感饥渴的异国生活带来些慰藉。

说起来，自从村上春树借助我这支其实并不美妙的译笔登陆中国以来，随着包括高中生大学生在内的青年知识群体的迅速扩充尤其城市“小资”或“白领”阶层的风生水起，其影响所及，已远远超过了一两部外国文学作品阅读范围。就文坛而言，有的学其文体，有的仿其故事，有的取其对话，有的借其道具，甚至有人不辞劳苦，洋洋洒洒写出《挪威的森林》的续篇（出版社给我寄来过初稿）。惜乎大部分仅得其皮毛而已。或者说徒有几分“形似”，距“神似”相差远矣。其间亦不乏想搭顺风车的文学青

年。不用说，这种满含功利性杂质的动机是绝对催生不出优秀作品来的。正是带着这种期待和焦虑看了并且一直关注着汪若的小说。我渐渐觉得，这位理工科出身的年轻女记者字里行间的“村上味儿”倒是与彼国的村上有某种默契的意味，这并非对外界之物刻意习效所使然，而大多是内在的才情、心智、感受、思绪自然鼓涌的结果——或许真有某种她本人所说的不谋而合的“场”在施展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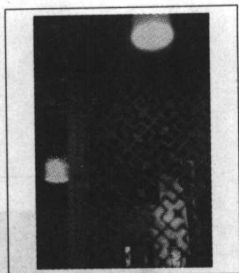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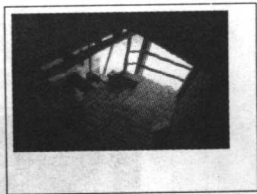
就语言、笔致来说，有的地方固然不够圆熟，有待进一步推敲，但是相当简练、平抑和内敛，也比较文雅和机智，少有她这个年纪的某些“新新作家”的放纵、扭捏和矫情。以内容而言，她似乎不太在意一气呵成的故事链接，而十分注重刻画人物的感性、情绪以及来去无踪的心理机微。是的，她笔下的人物都很时尚，都生活在都市时尚之中，但时尚带给他（她）们的往往不是享受和欢乐，而是困窘和挣扎。很显然，作者本人是城市的一员，她的主人公亦是城市中孤独的芸芸众生。对于这些在浮华城市中彼此隔离而又貌似幸福的人们的身份和境况，作者既有期待、肯定和同情，又不断发掘其骨子里的脆弱、凄惶和悲凉。他（她）们不断追求“高峰体验”，却又不知何谓“高峰体验”。追求当中，本身竟至失去了记忆，失去了话语，甚至不知道失去了什么，质询



自己“到底靠什么来标明自己的存在呢？”（《失语症》）这种悖谬性造成了巨大的焦虑感、孤独感和失落感，“许多事情在脑子里如同一百多只印度次大陆的大象奔跑一般纷至沓来，又似乎空无一物”（《经济观察报一样的月亮》）。于比较本身都是不得当的。也许因为我在村上世界里浸淫久了，三句话不离本行，尤其看到似曾相识的文字的时候自然格外兴奋。但不管怎么说，这部短篇集让我隐约看到了一种希望。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于青岛观海斋



文学能干点什么：以汪若为例

李敬泽

“沸腾”或“火热”的生活，写作的意义何在？写作是否可能？

——为了说清我的意思，我需要一个例证，恰好手边有汪若即将出版的小说集《高峰体验》，那么，就以汪若为例。

大概两年前，汪若寄来两个短篇，一篇是《高峰体验》，另一篇是《失忆症》。那时她还在一家IT媒体工作，这种职业身份很可能对我产生了影响，毕竟网络的“高峰体验”余势未尽。总之，我很快读完了这两篇小说，然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高峰体验》，那时她的笔名还不是汪若。

然而，对于她的写作前途，我并不乐观。从第一次见面起，本老师就苦口婆心地劝她：写写你的生活——你在IT界，人民热爱IT和网络，让我们看看你们是怎么生活的，你们都想些什么。两年里，几次见面我都会如此这般地教诲一番，在这期间，她变成了经济记者，生活更为丰富、广阔，仍在不断地写小说。但问题是，我始终不能说服此人把生活转换成小说。实际上她对“生活”一词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她用近乎不讲理的口气说：我写的就是我的生活。

你那叫什么生活！我觉得我有点气急败坏了：你不能给我们讲一个神神叨叨的故事，你不能让你的人物恍恍惚惚，不能随便就把一只袋鼠从澳大利亚弄到伊拉克然后再让它在某个晚上出现在某个中国人的卧室，你要向我们提供你的经验，经验懂吗？就是你或任何人实实在在经历过的或可能实实在在经历过的，你要写实！要跟真的一样！

作为一个编辑，我已经说得不能再清楚了，我还真不好意思直截了当地逼着我的作者去写小白领的爱情纠葛或商战风云。但汪若是个机警的辩手，她的反击让我哑口无言，有一次，她说，好吧好吧，可是，我怎么觉得你说的“生活”倒像一家公司呢？一切都是整理过的，一切都是可理解的，它管理得这么好，谁是CEO



呢？我想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生活”的CEO就隐藏在我们这些编辑、批评家乃至小说家的心里，它是严厉的管理者：两年来我没有再发过汪若的小说，其他刊物好像也只有《青年文学》发过一篇。

重读这些小说，我依然感到其中有倔强的诗意：那只忧伤的袋鼠仍在时空中不羁地跳跃，一轮“经济观察报”般巨大的月亮照耀着一个孤独的人。这些小说构成一个魔力支配的世界，在这里，生活的外壳是如此脆弱，它会在某个夜晚或清晨，某种眼神或动作中悄然绽裂，然后，本质性的景象鲜嫩地展开……

是什么使这些小说被常规所否决呢？因为它们不是经验的，它们对经验充满怀疑，在《失忆症》和《失语症》中，汪若甚至怀疑言语和记忆；她不写实，她所寻求的不是确定性，而是我们生活中那些暧昧游移的瞬间，她不想理清一切，相反，她的隐蔽而执着的信念是，让被理清的一切重新流动起来，在幻想中、在想象中。所有这些，都与我们对生活、对小说的习惯性看法格格

不入，这套看法正如我对汪若的规劝：所谓“生活”就是能够被“写实”的生活，只有被“写实”的“生活”才能归入“经验”——按照这个逻辑，“生活”的确永远比小说更有想象力，小说永远不能战胜电视或者新闻，永远不能比电视或新闻提供更多的经验上的新奇差异。你甚至可以断言，小说是无意义的，小说将会死亡。

由此，你就可以理解小说家和批评家们的无力感。同样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书写个人的床上经历可以抢尽文学的风头，这是文学自身逻辑的结果：还有什么比实实在在的个人经历更“写实”、更“经验”、更“生活”？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思维对“生活”、“经验”、“写实”这些词语不经反思的崇拜正使文学的基本价值面临危机。

是的，我们承认，小说家讲故事永远讲不过记者，我们还得承认，“写实”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有其内在限度，它很可能过滤和排除人类意识中某些至关重要的成分，它也许会成为对生活的驯化，成为包装在生活表面的亮闪闪的薄膜。

承认这些之后，我们才能结束相对嗟叹、
自哀自怜，真正想想文学能干点什么。



目 录

序

何谓高峰体验	1
经济观察报一样的月亮	25
坐在纸箱上想起疯了的朋友们	51
双城故事	75
关于失忆症	103
泉水	141
抢劫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183
来自伊拉克的袋鼠	207
失语	227
关于小说的故事	265
后记	285

何 谓 高 峰 体 验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女孩打来电话的时候，正好是周五的下午4点钟。

事后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她打来电话的时间正好合适，我一定不会和她聊下去。那么下面的一切，就都没有可能发生了。

那天，我一边在自己的座位上无所事事地看报纸，一边在笔记本里放巴赫的戈尔德堡变奏曲。其原因除去当时我正好看过古尔德传，正在对巴赫感兴趣之外，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盖住同事正在听的艾尔顿约翰。这是他每天的常规活动，先是周华健，然后便是艾尔顿约翰之类的抒情小曲，最后铁定来一段理查德克莱德曼……这种组合在外人，尤其是我听来，委实怪异。而且，何苦听什么克莱德曼呢？

然而，我现在发现，关于艺术，真是各人有各人的一本帐。比如，此人也对我的爱好百思不得其解，说我整天听的小提琴无异于杀鸡杀鸭。对于巴赫的戈尔德堡，你猜他如何评论，他听了一会儿，翻了翻白眼说，有点酒店大堂音乐的感觉，好是好，就是太快了，没有克莱德曼浪漫。一听此言，我立刻为之绝倒。

—

4点整，电话响了，我伸手拿起听筒，里面传来一阵沙沙声，我以为线路不好，“喂喂”了两声，对方仍旧没有回音。我正想搁下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您好……”她说了两个字之后，便停了下来。我等了10秒钟之后，又“喂”了几声，几乎以为线路已经断掉了。

“想跟您聊一下，可以么？”那个女孩子在电话另一头小声说。

我愕然：“聊什么？”

“什么都可以，有关于心情方面的。”

我更加莫名其妙，简直不知如何作答。我们这里是一个专业报纸的编辑部，虽然每天也要接到不少电话，但是基本上还都有逻辑可循。对方要么询问报纸如何订阅，要么发表对某篇文章的看法（当然看法比较千奇百怪），要么就是打听某种我们刊登的产品……更多的是公关公司打来电话，催我们发稿。但是此等一上来就要谈心情的电话，我倒还是平生头一回接到。

“喂，喂，您是不是打错电话了？”我报上报社的名字和我的分机号。

“不，没有。”对方小声说，听上去，她离话筒很远：“我并没有想打扰您的意思，我只是……只是偶然拨了这个号码，和这个分机号。我就是想找个什么人聊一聊……打扰您了吗？”

我愈发感到匪夷所思：“要是想谈感情方面的事，或许您打到北京青年报的安顿那里去更为合适吧？我们怎么说也是专业媒体，不合适听您的这些话。又没有办法发表。”

那个女孩子似乎有点着急，声音大了一些：“不不不，我并不是要发表我的想法，我还没有那么无聊……只是，我忽然想和一个人谈谈，如果您很忙，那就算了……”

我迟疑了一下，看了看四周。周五下午，报社几乎是处于真空状态，根本没有什么人。我刚刚交了一篇大稿子，正觉得轻松，什么也不想干，或许，正是因为这份悠闲让我得以有耐心和时间继续这场奇怪的谈话。不过，也可能是我听出来了，电话中的那个女孩子的确在被什么困扰。她的焦虑和犹豫简直是弥漫在电话线的那一头，只要侧耳倾听便能够感觉得到。

“好吧，”我小心地回答：“我可以聊一会儿，但是可能时间不长，

因为我马上要出去采访。”

对方又沉默了半晌，空气犹如冻结了一样，我甚至可以听见她喘息的声音，不禁有点同情她。这种情况，我在采访中也见过，别管平时如何潇洒健谈，有的人一见到麦克风和采访机，铁定瞠目结舌，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出于职业习惯，我不由自主地想找点话帮她摆脱困窘，于是我问她：“你心情不好吗？”

“不是不好，而是不幸福。”女孩子小声回答。

“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要结婚了。”

我哑然失笑，心想，这就是所谓的婚前紧张症吧，听声音，她非常年轻，大概还是一个任性的小姑娘。“你不愿意结婚吗？你和男朋友发生矛盾了？”

“问题不在这里，”女孩子说：“问题在于，我忽然发现，婚姻没有任何意义……你结婚了吗？”

“结了。”

“那么，你为什么要结婚呢？”

我有点尴尬：“大概是想属于一个人吧？或者，爱一个人，就希望和他结婚？”

“我想，你大概是把事情搞混了吧？”女孩子说，她的声音中忽然有了某种活力，窘迫消失了：“属于一个人和结婚没有关系，至于爱，啊，爱总是会消失的，无论你结不结婚，爱都会逐渐死掉的。”

我耸耸肩：“或许吧……难道你已经不爱你的男友了吗？”

“像一开始那样的爱，已经不可能了。”她说：“我发现，有一天我发现我的……”

从眼角里，我瞥见一个要闻部的同事在冲我做手势，他手里拿着

我刚刚交给他的一卷胶卷，大概是出了什么问题了。“哦……我现在有点事情，”我客气地说：“你能稍后再打过来吗？”

“你有过高峰体验吗？”对方置若罔闻，问我。

我有点心烦，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和一个陌生的，有些神经质的女孩子在电话里大谈爱和结婚，现在，连高峰体验都出来了。她大概发现我有些不耐烦了，轻轻叹了口气：“对不起，不打扰你了。”

我松了一口气，连忙挂上了电话。

二

之后的几天，我都非常空闲。正好，丈夫也刚刚出差回来，我们两个就一起回了一次他的父母家。在路上，我看着车窗外迅速倒退的景物，忽然想起那个女孩子的事情来。于是，我把事情原原本本讲给丈夫听。他居然一点也不意外。本来，我以为这等事情任何人听了都会诧异呢，尤其是丈夫，他这一生中，接触的无非是项目和系统，对于人所知甚少。结果，我发现，惊讶的反而是我。

“什么痛苦不痛苦，”丈夫一边开车，一边不以为然地说：“这些人统统是太空闲了，如果她们像我一样天天只睡4个小时，大概就什么痛苦也没有了。”

我没有回答，把额头靠在冰凉的车窗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想起那个女孩子来，她的言语或许是老生常谈，但是她的声音里有点什么让我感到熟悉的东西，仿佛在哪里听说过，到底是什么呢？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

一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我采访回来。刚刚落座，电话响了，我伸手接过，话筒中传来一阵熟悉的沉默。我有点吃惊，不知道为什么，又有点高兴。我本来以为，她不会再和我联系了。就在听见她声音的一刹那，我发现自己还挺关心她到底怎么样了。

“你好吗？”她问。

“应该我来问，你好吗？”我回答：“你的电话打来的还真巧。刚好我在。”

“呵，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会在。”她不像上回那么拘束和沮丧了，声音轻快地说：“就是想谢谢你，当时肯花时间听我说话。”

我有点惭愧，其实那时候我光想着如何摆脱她来着，还真没有怎么认真地听过她说话：“怎么样？和男朋友和好了？”

“和好？我们没有吵架呀。”对方的声音里透出惊愕。

我忙不迭承认大概是自己听错了。

“没有吵架，我们今天还刚刚去看正在装修的房子了呢，预备春节结婚的。”她说：“热恋了一阵子，后来就要结婚了。上次，我和他一起去看新房，商量装修的事情来着。”

我有些糊涂了：“那上回你为什么那么沮丧呢？”

“事情就出在那套房子上，”女孩子说：“我和他还有设计师到了那套房子里，我们这么年轻，就有了自己的房子，按理来说是非常理想的事情。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非常赞成我们的婚事，一切都，怎么说呢，完美无缺。他当时刚刚出差回来，我热恋他，想要嫁给他。那套房子是三室一厅，我高兴地在里面跑来跑去，想着这里要装修成书房，这里放音响，那里放电视什么的……然后，突然……”

“怎样？”

“我感到自己的高峰体验过去了。就在那间屋子里，他就和设计师在隔壁的房间中大声商量如何如何布置，我发现，自己的感情突然褪色了。或者说，我不再那样爱他了。”

我莞尔：“有点太玄了吧。”

“或者是太玄了，但是对我来说，无论当时，或者现在，这都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感觉……整个屋子的空间都像变大了许多倍，周围的一切，尤其是声响，仿佛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灰尘的味道刺鼻得几乎有点险恶了……你知道，这种感觉有多么可怕吗？我不再那样狂热地爱这个人了……然后，我就发现，接下来的事实是我要嫁给他，和他共渡一生，而这一切就是我刚才还在拼命追求的。要知道，一开始他还不是很愿意这么早就结婚呢。”

“你如果不爱他，就不要嫁给他呀。”

女孩子在电话那边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小声说：“可是，谁会相信我呢？我的父母，他的父母，包括我自己……连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你如此不快乐，就很说明问题。”我说完之后，忽然有点后悔，我这是撺掇她干什么呢？于是又加了一句：“要不，你和父母谈谈？”

“不，没有用，我知道他们不会明白的。”

“你凭什么认为，你的男友，哦，不，是你未来的丈夫就不会明白呢？”

她忽然笑了：“他不了解我，这一点我绝对可以肯定。这大概才是大多数婚姻得以维持下来的真正原因，我觉得，他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